

卫斯理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3

火箭场
高原

代 序

作者倪匡(卫斯理)是个怪人,做事往往出人意表。

他宣布了“戒酒”,但定义是酒可以照饮,不过不要饮醉。

倪匡不懂驾驶,但迷上研究汽车,独自把一部汽车化整为零后再装嵌回原状。他又曾花上几年收集及钻研贝壳,虽然最后意兴阑珊把心爱的收藏卖掉,但他对贝壳的认识已达专家境界。

倪匡的广泛兴趣、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,使他的作品组织严谨又带启发性,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倪匡创作近四十年,著有极多作品,散文、杂文、电影、剧本以及各类小说,笔下创奇人物有木兰花、卫斯理、原振侠、年轻人、浪子高达、亚洲之鹰罗开等等。

其中特别是卫斯理人物从七十年代开始深入人心,至今已创作了上百部,成为倪匡笔名,且是畅销的保证,为广大读者喜爱。

卫斯理的小说,是追求脑力激荡乐趣的结晶,它的原创力与丝丝入扣的张力,无疑令人沉醉在整个情节之中,特别是神秘的结局和充满敏捷与智慧的描写更为人注意,使人感受到悬疑、紧张、提心吊胆、有趣、富幻想、具娱乐性、十分古怪……

序

自从我的作品在大陆与读者见面，甚受欢迎。从早期的卫斯理系列，原振侠系列，亚洲之鹰系列，浪子高达系列都一一与读者见面，与其最近出版的一套大部头著作“紫青双剑录”武侠小说很受读者的喜爱与珍藏。

“木兰花系列”在出版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。在本书的出版尚在酝酿时，我把本书所构想的一连串故事情节和所塑造的女黑侠木兰花、穆秀珍、高翔等人物一一向编辑讲述。然而编辑的反应却出奇的平淡：现在读者的要求越来越高，本书是否能适应众读者的口味，并没有多大的把握。但可以先尝试两部，看看读者的反应。

我听完后并没有对编辑的话耿耿于怀，因为最终将是成功代替一切。

在本书推出不到两个星期，市场反应热烈。木兰花作品在香港已出现断市，台湾“金兰出版社”决定买断这套书的台湾版权，与我合作出版社的编辑在本书成功推出后找到我：“老卫，恭喜你啦，以后你就尽力写好这套书……”。

书中所塑造人物的性格、内心世界、能力……这一切将有待读者去体会、去品味。

“女黑侠木兰花”系列书，在代序也介绍过这一主人翁。虽然木兰花的故事每一个都独立，但是人物却都有延续性，所以故事和故事之间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了解这些关系，更增阅读的兴趣。

卫斯理

一九九二年于香港

目 录

勇破火箭场 (1)

神秘高原 (139)

勇破火箭场

作者 卫斯理

勇破火箭场

人类刚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，生活一定是十分简单的事，那时需要做的只是两件事而已，那便是填饱肚子和繁殖后代。

但是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，人类的生活，便越来越复杂，到了如今，生活的复杂已到了如此地步：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以夸言自己真正懂得生活了，没有一个人可能在他短短的一生之中，经过各种各样的生活，对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有所认识——刚过了旧历年，还可以听到零星的炮仗声，天气却暖和得反常，穆秀珍躺在小花园的草地上，正在仔细地阅读着一本叫“生活的艺术”的书。当她看到疲倦的时候，她盖上了书本，望着蔚蓝色的天空，回想着书中所讲的话。

在她们住所旁的公路上，汽车来往，比往常热闹，春光明媚，正是郊游的好时光，人们趁着天气好，到郊外来散散心，也是很合理的事情，所以汽车便来得特别多了。穆秀珍

本来倒也不觉得怎么，可是忽然之间，似乎所有的车子全都按起喇叭来。

接连不断的响号声，使得在静思中的穆秀珍大为不耐烦起来。

她从草地之上，跳了起来，也就在这时候，木兰花在屋内大声问道：“秀珍，公路上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穆秀珍一面说，一面身子一纵，便已经跃上了围墙，她站在围墙上，可以看到公路上，汽车排成了两条长龙，一条是由东向西，一条则由西向东，两条长龙的焦点，是离她们家约莫有四五十码的地方，穆秀珍看到一辆“雷鸟”牌敞蓬跑车停着，在那辆跑车附近的地上，有着一大摊鲜血，在轮下还有一个黑影。

“辗死了一个人！”穆秀珍一看到这种情形，不加思索，便大声回答。

木兰花也已从屋中走了出来，这时候，一个老妇人正拉住了那辆雷鸟跑车的车门，在大声吵嚷着，两面排成长龙的汽车，则仍然不断地响号。

那老妇人在嚷叫些什么，自然听不清楚，木兰花到了铤门口，指头道：“秀珍，快下来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还是老爱跳跳蹦蹦的。”

穆秀珍扁了扁嘴，从围墙上跃了下来，两人一齐打开门，向前走去。

才走出了十来码，木兰花便回过头来，道：“辗死的不

是人，是一条狗。”

“谁说的，你怎么知道？”穆秀珍刚才给木兰花埋怨了几句，心中仍是老大有服气。

“第一，老妇人是在吵嚷，而不是在哭。第二，她的手还握着一条皮带，但是附近却没有狗。第三，即使是连得最近的车子也在响号，如果是辗死人的话，一定不会有这种情形的。”

穆秀珍圈着眼睛，她的心中竭力在找着反驳的语句，可是却一句话也找不到。而当她们继续向前走去之际，穆秀珍也根本没有话可说了，在那辆雷鸟跑车前轮下的，乃是一条毛色金黄的大狼狗。

驶车的是一个阿飞型的年轻人，正在和那个老妇人争吵，说是那条狼狗突如其来地冲了出来，他刹车不及，罪不在他。

这时，警察也已赶到了，和警察同时到达的，是两个面目十分阴森的男子。那两个男子身上的衣着，十分名贵，但是他们的动作却极之粗鲁，和他们身上的衣着，十分不匹配。

那两个男子一到，其中的一个便伸手抓住了那个老妇人“拍拍”两下耳光，重重地打在那老妇人的脸上，打得那老妇人口角鲜血直流。

而另一个，则不顾他身上价值至少在一百元美金以上的新装，伏到了地上、在沙尘和血泊之中，将那条死狗，抱了

起来。

照这样的情形看来，那人似乎是狗主人。

那条狼狗十分巨大，面车轮则正在它的头上辗过，将它的头骨全都辗爆了，死得十分惨。

警察一到之后，响号的人都下车来，围成一个大圆圈来看热闹，面穆秀珍一见那个中年人一出手就重重地打了那老妇人两下耳光，她如何忍受得住？大叫一声，喝道：“喂，你为什么出手打人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将在她身前的人，推了开去，来到了那中年人的前面，手叉着腰，气呼呼地发问。那中年人仍伸手抓着老妇人的衣服，恶狠狠地回答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，小姐？”

那中年人的态度，引起了旁观者的愤怒，人丛中有人叫道：“打！打！”

穆秀珍大声问道：“该不该打？”

人丛中爆出了轰然笑声道：“该打，该打”

穆秀珍更是得意，擦拳振臂，向那中的人当胸便是一举，打得那中年人一个踉跄，向后跌去。

穆秀珍好生事，木兰花是知道的。往常，穆秀珍生事的时候，木兰花总是急急地将她拉开的，可是这次却是例外。

那并不是说木兰花在鼓励穆秀珍打架，而是她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吸引住了。

当穆秀珍和那中年打了起来的时候，人声哄然，所有人

的注意力全都被转移了过去，连那警察也挤进了人丛之中，但只有两个人是不在其列的。

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木兰花，另一个就是那两个中年人中的一个。

当那人来到，顾不得地上的血污泥尘，将死狗抱了出来之后，木兰花就觉得事情十分蹊跷。那人面目阴森，那表示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。

对一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来说，他当然是不会有爱心的，也不会因为狗死了而不顾身上的衣服。除非是木兰花看错了。

但木兰花自信从一人面部的神情，是可看到一个的内在性格的，所以他继续注意那人的动作，而她在一加注意之外，心中便更加奇怪了。

只见那人抱起了死狗之后，什么也不看，就察看那死狗头部。

死狗的头部正是被车轮辗扁之处，血肉模糊，十分可怖。他看了看左眼，又看了看右眼，死狗的眼眶之中，实在已没有眼珠了。

那人连忙将死狗抛去，伏在地上，拼命地寻找起来，看他那种惶急焦躁的形状，像是他要寻找的，乃是一颗十克拉的钻石。

狗身上当然不会有钻石的，但是他在找什么呢——木兰花冷眼旁观着，心充满了好奇。

警车的呜呜声，又自远而近地传了过来，来了几个警察，事情也容易解决得多了，那辆跑车的司机被抄牌，穆秀珍早已在人丛中挤出来，面上带着胜利的笑容，那人中年人衣衫破烂，当然他不是穆秀珍的对手，捱了一场打。

而那老妇人则跟在那中年人的身旁，十分惶急地在解释着，她所操的语言没有人听得懂。

另一个中年人，则仍在地上找着，拨着泥土，也不知他在找些什么。

一切事情都已解决了，但是车子仍未能开行，因为那人还爬在地上在寻找着，而且，在他的大声叫嚷之下，那个刚捱了一顿打的人，和那老妇人，也一齐伏在地上找了起来。

三个人在车下爬动着，车子当然设法开动的。

当那人在车下高叫之际，木兰花想听清梦他在叫嚷些什么，但是她竟没有法子听得懂。

这更使木兰花觉得十分奇怪。木兰花在语言上的知识是极之丰富的，就算她听不懂那一种话，她也可以在个别的音节上，认出这是世界上哪一地区的话来。但是那人高叫的几句话，木兰花听来，竟完全莫名其妙！

一个警官走到车旁，在两个中年人的肩头上用力地拍着，大声道：“先生们，你们在于什么？”

其中一人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们在找一样东西，请你让我们慢慢地找。”

“你们在找什么，你们看，交通受阻塞已达半小时以

上了!”警官不耐烦地说。

那人爬了起来，满面尘土，大声道：“我不管交通受阻塞多久，我们失去的东西必需找回来。”

“先生，被车子撞倒的是你么?”警官幽默地问。

“当然不是我!”

“那么何以你要车下找寻东西呢?”

“狗是我的，”那人几乎是在咆哮，“在狗身的一样东西不凶了，我可有权寻找么?”

“当然你有权寻找，但是驾车人士更有权使用这条公路，先生，请你和你的同伴让开!”那位警官十分客气地劝说。

“不行!”那人额上流下了汗来，断然拒绝。

这时，穆秀珍已回到了木兰花的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兰花姐，他们在搞什么鬼?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却是一出好戏。”

“好戏?”穆秀珍不明白。

“看下去，别多问。”

那警官一挥手，五六个警员过来，把那老妇人和两个中年人，一起强拉了开去，两个警察则指挥着车子行驶，看热闹的人又回到了车中，车子的长龙已经开始移动，虽然一时还不能恢复正常，但是一场风波，却也已平定了。

“兰花姐，你说有好戏看，好戏呢?”穆秀珍像是觉得不够瘾。

“好戏，不一定是当场演出的。”木兰花淡然回答，挽着

穆秀珍的手，向前走去，和她们相识的警员，纷纷和她们打招呼。

那两个中年人本来还在不断地挣扎着，但这时却已不挣扎了，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骂着那老妇人，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听得遭，但是从他们的神态看来，都可以知道他们是在骂人。

而那老妇人则低着头，一声不出。

“兰花姐，这两人家伙还在欺侮人，看我再去打他们一顿！”穆秀珍愤愤不平地说。

但木兰花却并不回答她，只是双跟一眨不眨地望着那老妇人，突然之间，她高声叫道：“警官先生，你不觉得那老妇人异样么？”

那警官向木兰花望了一圈，连忙走到那老妇人的面前，那老妇人的头已垂得极低，那警官到了她的面前，便向抓住她的警员道：“你放手！”

那警员放开了手，老妇人的身子一软，便已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了。

这时候，那两个中年人也停止了叫嚷。

木兰花连忙也奔了过去，她一到，便屈一足跪了下来，捧起了那老妇人的头，只见那老妇人的口角，流下了一道白色的涎沫，她的口唇焦黑，已经死了。

木兰花放下了那老妇人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她死了，是中毒死的。”

“中毒死的？那不——”那个警官本来想说“那不可能”的，因为那老妇人在被警员抓住之后，还没有人接近过她，她怎会中毒呢？

然而，当他向那老妇人一着之际，他却说不下去了。稍有法医常识的人便可以看出那老妇人正是死于中毒，何况一位警官。

“警官先生，我看你要拘留这两个人了！”木兰花向那两个中年人指了一指。

那两个中年人齐声抗议，道：“胡说，我们连碰也未曾碰过她！”

木兰花显然不欲再牵涉进这件事情，她转身便走，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“警官先生，你自己决定吧！”

从一辆跑车不小心辗死了一条狗，到忽然发生了命案，这位警官显然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，但是他却不理会那两个人抗议，还是将他们拥上了警车。

木兰花走出了五六码，就在路边站定，她一直呆呆地站着，望着路面，一声不出。

穆秀珍在她的身边，来回踱着步，她看到木兰花像泥塑木雕似地站着不动，已足足有十五分钟之久，她实在忍不住，大声道：“兰花姐，一条尘土飞气扬公路，有什么好看？”

木兰花不出声。

“兰花姐，我是佩服你，刚才你怎么知道会有好戏看，

那老妇人是怎么中毒死的？”穆秀珍又提出了她心中的疑问。

但是木兰花依然不出声。

又过了三分钟，木兰花突然向路中心窜去，一俯身，拾起了一件东西。也就在这时候，一辆汽车飞驰了过来，立即作紧急刹车时，已经慢了一步，穆秀珍发出了一声尖叫。

幸而木兰花身手灵活，车头一碰到了她的身子，她连忙一闪身，紧接着，手在车头上一按，人已坐在车头之上了！

驾车者车窗中探出头来，大骂道：“喂，你想死啊，找过第二样办法啦！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木兰花陆着笑，跃了下来，回到了路边，那驾车者抹了抹汗，继续驱车而去。

木兰花回到了路边，摊开手掌来。穆秀珍连忙定眼去看，只见在木兰花掌心，是一枚小石子。

“咳，这是一块石头。”

木兰花将石头在手中抛了抛，顺手将之抛出，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不错，只是一块石头，我还当作是我要找的东西。”

“你要找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穆秀珍望着刚才差一点给汽车撞死的木兰花，她不知道木兰花有什么不妥。

而木兰花这时，也不再望向路面了，她转过身，道：“回去吧。”

两人回到家中，木兰花坐在沙发上，手托着头，一动不动，穆秀珍仍然躺在草地上看书。可是穆秀珍这时，却没有法子集中精神了。

她看了两页，便向窗子中去张望木兰花，木兰花仍是坐着不动，等她潦潦草草地将那本书看完，木兰花仍是未曾动过。

穆秀珍走了过，大声说道：“唔，兰花姐，你可是中了邪么？”

“别胡说！”木兰花总算抬起了头来，动了一下。

“哼，要不是中了邪，怎会差点给车撞死？”

“秀珍，那是我太出神了，所以才不知道有一辆汽车正驶过的缘故，唉，高翔怎么还不来？”

“噢，你什么时候约他来的？”穆秀珍睁大了眼现，奇怪地问。

“我没有约他，但是他一定会来的。”

穆秀珍眨了眨眼睛，不知道木兰花葫芦之中卖的是什么药。

也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“叭叭”两下车号声，穆秀珍转头向外看去时，只见高翔已从车子之中，走了出来，穆秀珍呆了呆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唤风呼雨，随意拘人的本领了。”

“别乱说，你想想，那警官将这两个人带到警局，高翔